

華台英

李順涼 洪宏元

編著

Chinese-Taiwanese-English Lexicon

詞彙 句式 對照集

這是一本台灣語次方言詞彙調查報告
它提供了一座大型的語料庫
分類對比 排列整齊 一目了然
帶領讀者走向台灣語言之道



李順涼 洪宏元
編著

華台英

Chinese-Taiwanese-English Lexicon

詞彙
句式

對照集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李順涼，洪宏元編著。

——初版，——臺北市：五南，2004〔民93〕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11-3822-3（精裝）

1. 英國語言—詞彙 2. 英國語言—句法 3. 閩南語—詞彙 4. 閩南語—句法

805.12

93023491

華台英詞彙 句式對照集

編著者 李順涼·洪宏元

內頁插畫 鄭依依

封面設計 鄭依依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話：(02)27055066（代表號）

傳真：(02)27066100

劃撥：0106895-3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版 刷 2004 年 12 月 初版一刷

定 價 500 元

版權所有，請予尊重

特別感謝

佇走揣發音人个過程中
盡心盡力个序太合好朋友
因為有恁个協助
這本冊才會當順利完成

王立任	王秀敏	王洲明	朱忠宏
吳慧娟	林英鋒	洪攀斌	胡阿乾
胡乾鋒	胡賴珠	翁結義	張素蓉
張啟源	許美惠	許德勝	陳金信
陳香統	彭淑琴	黃美雲	黃哲永
楊承恩	劉筱芬	蔡子鈞	賴泉

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序

◆ 董忠司

一、歡喜收割

經過在台灣多年的奔波，今年春天，宏元和順涼以電子檔送來他們的成果，一大批台灣次方言詞彙對照集，包含十個方言，各有三千多個詞彙。這時節，花園裡整排含苞待放的爆竹花中間，已經有一些花綻放出歡喜而熱鬧的紅顏了，天色看起來也格外的清澄。

宏元和順涼所編的這本書是一本台灣語次方言詞彙對照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是一種重要的學術活動。台灣語言的學術活動如果比喻做烹飪工作，那麼，這個人生必需的研究工作，不論是哪一個語言的部門，無不立基於語言調查。因為語言調查所得的語言紀錄，就是語料，就像是烹飪工作的烹飪材料，包含食材和調味料。沒有烹飪材料，便談不上烹飪工作，更談不上烹飪藝術。同樣的，如果做好台灣語的語言調查，便可以提升台灣語言的學術成就，同時，對台灣歷史、地理、藝術、文化，對於台灣的人情風俗，才能深入瞭解。這本台灣語次方言詞彙調查報告，正是提供了一座大型的語料庫，分類對比，排列整齊，一目了然，具有優良的倉儲管理技術。

得到一個資料庫，就像得到一個金山銀庫鑽石窟，得到這本書的人，應該有台灣人「含淚撒種，歡喜收割」的心情才是。

二、走過歷史

在東方，漢語方言調查的發展史上，大家可以從楊雄《方言》的字彙與詞彙調查、兼及語音描述說起¹；但是具有現代意義，運用音標符號的語言調查，我們可以從台灣的1895年談及。台灣於1895年，在澎湖開始了系統的、規劃的語言田野調查工作，那是一位日本軍官侯野保和（matanoho#wa）所自動從事的²。他開啟了使用音標符號——假名（雖然未規格化而且不夠準確）大量記錄台灣語³的歷史，記錄了語句，也記錄了詞彙。雖然由於問話者多用北京話，以致其語句多混有北京語法之痕跡，令人覺得可惜。但是，一百一十年前，在軍務倥傯、病榻疑懼之時，便從事了詞彙與語句的田野調查措施，可說是非常難能可貴：因為日本國的音韻和口語法調查的實施是在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比侯野保和的調查要晚了八年⁴；而中國的語言田野調查工作還要晚到

¹ 參見華學誠（2003.3）《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第三章，頁84--143。李恕豪（2003.8）《楊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四川成都巴蜀書社。

² 見吳師守禮《福客方言綜誌》頁83、頁359。侯野保和（matanoho#wa）著有《台灣語集「臺灣土語」》一書，自序謂：「置身於異邦之病床，枕邊招致土人兒童，急遽而成之，……」，96頁。於日本明治二十八年（西元1895年）7月18日、由日本東京民友社出版。

³ 「台灣語」一詞此處暫時採用1895年以來之定義，參見《台灣語全集》（木原千楯1896）、《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1991）、《台灣語教科書》（1922）等。

⁴ 日本國在明治以前的方言調查大多是語彙（詞彙）的調查，例如江戶時代的《物類稱呼》《御國通辭》《仙台言葉伊呂波寄》《（庄內）浜荻》《莊內方音考》《常陸方言》《尾張方言》《浪花聞書》《新撰大坂詞大全》《丹波通辭》《筑紫方言》《（筑紫）浜荻》《菊池俗語考》等。

1924 年以後。

我們都知道，台灣在十七世紀的荷蘭時代，便有荷蘭傳教師運用荷蘭式的羅馬字，在台灣進行台灣語的調查和紀錄，當時的台灣語是以平埔族語為主，以平埔族的西拉雅語為代表。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他們留下來的平埔族語聖經、講義和字彙集。荷蘭-西班牙時代以後是明鄭時代，明鄭時代以後是滿清時代，明鄭時代和滿清時代，可能是因為使用漢字的關係，和荷西統治同樣是外來的政權，卻沒有留下重要的語言調查紀錄，只有數量很少的、使用漢字的詞彙紀錄。到了日本領有台灣的西元 1895 年，進駐台灣之前，俣野保和（matanoho#wā）的台灣語言調查才又有了新的歷史扉頁。

雖然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以前，出現了傳教師的羅馬字方言紀錄，包括台灣話、廈門話等十七種以上的方言羅馬字辭書，也出現過運用方言資料撰寫的中國聲韻學研究，像伍爾波力奇（Z. Volpicelli）的《中國音韻學》（Chinese Phonology, 1896）和商克（S. H. Schaak）的《古代中國語音學》（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但是中國的漢語方言調查講究理論與方法，應該是發始於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1926），該書編製了 3100 字的漢語調查字表，調查了 24 種漢語方言⁵。在台灣，從俣野保和的台灣語言調查之後，當年便有十種以上的台灣語紀錄或初學書，接著便是台灣語假名式音標符號的確定、台灣語語音系統的整理和定案、台灣語詞彙的蒐集與辭典的編纂、以及各種台灣語語料及其運用的紀錄，其最重要的

⁵ 該書方言字表的掌握的方言有 33 種。

代表人物是小川尚義。我們今日最容易看出當時成就的是：數量龐大的各種台-日、日-台辭典和教本，這些語言調查的成就，日本官方政府出力甚多。

1945 年以後的台灣語言調查方面，來台灣的國民政府直到二十世紀結束，都沒有刊印過官方的台灣語辭典⁶，只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董同龢先生（也在台灣大學）發表過《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⁷，嗣後有龔煌城先生主持的台灣漢語方言調查工作（主要是洪惟仁協助調查的台灣閩南語調查），近期有楊秀芳、姚榮松、林慶勳和敝人董忠司指導學生進行台灣閩南語的田野調查和文獻調查⁸，有張屏生、游子宜、林珠彩、李仲民、陳淑娟、林香薇、梁炯輝、洪宏元、林郁靜、呂晶晶、梁淑玲、李香儀、陳惠玉、陳錦增、許幸華、葉秋鳳、江美文、李蘭馨、陳麗幸、蔡淑芬、林國勳、楊蕙菁……等等接續奉獻。他們有的從事全面性方言調查、有的從事多點語言調查比較、有的從事書面語和歌謠語言的調查研究，有的從事傳統語言文獻的調查整理、有的從事文讀音的田野調查工作、有的從事語言調查和語言地圖的接軌工作、有的從事文化學術語言的調查研究……進行了台灣語多方面多層次的語言調查工作，使台灣的調查工作逐漸開展。雖然如此，台灣語的調查工作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來從事，其廣度和深度仍然要不斷的追求。

⁶ 直到 2001 年才有國立編譯館主持、董忠司主編的《臺灣閩南語辭典》（五南圖書公司出版）。

⁷ 董同龢的《四個閩南方言》，沒有記錄台灣語言。

⁸ 如果把調查性的詞書編輯算入，拙編《臺灣閩南語辭典》，應是大型的語言調查成果。

今年，洪宏元和李順涼所編的這本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接續著台灣語言學先進的腳步，呈現給台灣社會大眾了。從台灣語的調查歷史來說，他們有什麼成就呢？從詞彙量來看、從調查點的廣度、從比較表格的製作，這本書都有歷史的地位。

三、詞彙調查的數量

從 1895 年開始的日本領台初期，台灣的語言田野調查，所收的常用詞彙，以大約是 1000 到 2000 餘條左右。例如：佐野直記的《台灣土語》單語部分記錄了大約 1000 條，田內八百久萬的《台灣語》詞彙部分記錄了約 1200 條，木原千木盾的《台灣語全集》單語部分記錄了約 2000 條。1967 年董同龢先生的《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記錄了約 2000 條，龔煌城主持的台灣漢語方言（閩南語）調查工作，每個方言點記錄了約 600 到 1000 條詞，張屏生調查同安腔（含中國與台灣）記錄了約 4000 餘詞，敝人兩年來從事的內埔腔（含台灣和中國漳州）記錄的詞條為 4000 餘詞。從單方言點的語言調查來說，詞彙只記錄一兩千條是不夠的，因為每一個以台灣語為母語的使用者和其他語言的使用者相同，一生中使用的詞彙，大體為 8000 條到 12000 條詞，其中常用的詞彙量為 4000 條到 5000 條之譜；因此，語言田野調查工作的詞彙量，為了具體呈現該方言的大體面貌，應該記錄大約 4000 條左右的詞彙，如果條件允許，我們更應該盡量求其多，能達到 8000-12000 條是最好，超過 12000 條詞彙則更屬優秀。

四、提筆寫史

不過，做為匯聚多個語言的方言比較集來說，由於調查量增加甚大，大抵無法在短時間內進行太大量的詞彙調查比較。洪宏元和李順涼所編的這本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他們採取 3120 條詞彙的十方言點的比較，這個 3120 條詞彙，雖然不及常用詞彙量，但是十個方言點的詞彙總量是 31200 條詞，每條詞的調查時間以 30-60 秒計算，需要 15600-31200 分鐘，也就是大約 260-520 個鐘頭，或者是大約 40-80 個工作天。這些工作還沒包括交通、交際、謄寫、輸入、排版、校對等等更大量的金錢時間呢。順涼有校長的行政工作需要去照顧，宏元有台語所博士班的課業、教學事務和學術論文的寫作等工作，但是他們堅持採用數量比較大的三千餘條，不肯採擇 1000-2000 條那個最低限量，如果不是心中存有一種執著、一點傻念、一股熱情，那是辦不到的。從整個台灣多方言點的詞彙調查量來說，這本書是必須排入歷史紀錄的。

五、超拔之力

中國的漢語方言自從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收入 26 種漢語的方言字表⁹，後來，北京大學中文系在 1942 年出版了手寫的，以表格對照的《漢語方音字匯》¹⁰，但是這也是漢字讀音對照表，不是活語言的詞彙對照表。在 1964 年，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出版了《漢語方言詞

⁹ 該書第四卷方言字彙的字表所掌握的方言有 26 種、每種約 1500 字。

¹⁰ 後來在 1989 年第二版增修排版印刷為 2961 字的方言對照表。

匯》¹¹，這才是中國漢語方言第一次出版的方言詞彙對照集，共收 18 個方言點的 905 條詞。1995 年第二版增修為收有 20 方言點、1230 條詞的詞彙對照表。

1987-1990 年，詹伯慧出版了《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¹²《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三套本，其中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是收 1401 條詞、逐詞注音的 31 個方言點的對照表。1992 年，李如龍、張雙慶出版了《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收 1345 字和 1120 條詞的對照表格。1992 年，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收有 3500 個字、卻只收 1002 條詞的 33 個方言點的對照資料。1999 年，李如龍等出版的《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收 1318 字和 214 條詞的兩個對照表格。1999 年，劉綸鑫的《客贛方言比較研究》收有 1179 個字¹³，1462 條詞的 35 方言點的兩個對照表。簡單的說，中國大多數的大型詞彙對照表所收的詞彙，大多為 1000-1500 條詞之間。

超過兩千條詞的較大型方言對照集（調查報告）有 2003 年，陳曉錦的《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收 3809 字和 2437 條詞的兩個對照表格。但是，可惜的是未進一步調查閩粵客三種方言的眾多方言，以製成更大型的表格。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 年開始工作、1996 年出版的《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共收 93 個官話方言點的 93 個音系、2645 條詞¹⁴、63 幅地圖、總 4700 餘頁，所收的詞彙量，可以說是對前此方言調查所收詞彙量較少一

¹¹ 後來在 1995 年第二版排版印刷為 1230 條詞的方言對照表。

¹² 收字 3810 個。

¹³ 除去一字多音者，實收 1115 字。

¹⁴ 原計畫調查的詞條為 3200 餘條。

事，具有暗示性的批評指導。

現在，在台灣即將出版的順涼和宏元所編的這本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依詞彙對照表的觀點，十方言點各 3120 條詞的詞彙量，在方言點的數量上，不算多；但是方言對照表的調查詞語量上，不僅凌駕中國，而且刷新台灣語多點調查的記錄。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是他們兩人精神和行動具有超拔之力所導致的。

六、山中有山，山外有山

詞彙調查和其他語言調查一樣，要注意選擇方言點，挑選合格的發音人，決定調查方案，編製合用的詞彙調查表，注意調查的深廣，避免主觀與成見，避免有心或無心的影響受訪人之言語策略的選擇，細心進行錄音或錄影工作、確實進行語言音像和書面記錄的資料管理、慎重記音與用字，再三聽辨與校對……等，這其中，有許多工作應該一一做好。

這次順涼和宏元所編的這本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在語言調查應行工作方面，大體都曾注意到；但是，也有局限於時間，局限於人力，局限於出版條件，局限於經驗之處。不過完美的事業和完美的藝術品一樣，不是一下就做得好的，也不是一次就做得好的。

例如：從語言的普遍概念來說，既然是「構字成詞，綴詞成句，組句成文」，換句話說就是「字在詞中，詞在句中，句在文中。」那麼，從事語言調查，如果條件許可，便不應該「蜻蜓點水」或者「淺嘗輒止」，應該採用「泡澡」「浸潤」政策。在調查單字詞時，應該從調查詞彙中摘取單字詞，注意單字詞的「因

詞而變」之處；要不，也應該盡量要受訪人判斷單字詞之使用，以及設法讓受訪人比較單字詞和運用單字詞所造的詞，並且錄製成音像資料。同理，在調查詞彙時，應該從調查的語句中摘取詞彙，或從長段語料中摘去詞彙，其有不足，才補以直接的詞彙表調查法。所有的詞彙，應注意詞彙的「因句而異」之處，注意一詞多義和一義多詞的各種訪查工作；要不，也應該盡量要受訪人依詞彙造語句。

語言調查學的科學要求，兼帶著美學的追求，和人生的境界相同，都有著「山外有山，山中有山」的上下三十六重天。像順涼和宏元這樣執著「調查真相、發現真理」的人，這一次成果發表之後，一定還會仰頭看天，仰頭看宇宙的。

七、象先於法

從宇宙萬事萬物的形成來說，「法」雖然可能先於「象」而存在，但是，就人的發現外在世界來說，是「象」先於「法」。因此，語言現象的調查、語料的蒐集、語料的整理研究，應該先於語言規律的研究。從語言的時空記錄可以用來建立研究基礎，台灣語的研究，應該從台語語料的觀察開始，進一步地「分析、歸納、綜覽」，以竟其役。這正是重視語料，秉持由「象」而「法」的方向，所建立的思惟原則。

紅顏是「象」，花蕊是「象」，春天是「象」，四季是「象」，宇宙是「象」：透過實象，我們知道「法」的存在。得「象」愈多，「法」理愈明。

宏元和順涼以電子檔送來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每條詞都

是一個「象」，都是一朵摘自大自然的花。三千多朵的、各色各樣的花，呈現出春天的容貌。容顏是「象」，「觀象」可以「知法」，「知法」可以「悟道」。這本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一定可以帶領讀者走上台灣語言之道，也可以有助於步上心靈澄靜之道。

從陽台望下去，花園裡的爆竹花，又此起彼落的綻開著，我手捧著宏元和順涼的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天上魚鱗狀的白雲正篩過晨霞和天風。

是為序。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董忠司 序於新竹東香山

2004/06/06

洪 序

 洪惟仁

李順涼、洪宏元兩位先生合著《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囑我寫序。我自 1985 年開始進行方言調查，1988 年至 1996 年共八、九年間，我在中央研究院期間完成了龔煌城教授所主持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閩南語）調查計畫」，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方言地理學調查，調查詞項約 600-1,000 條，訪問了 227 人。1999 至 2002 年間我又做了一個「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計畫，訪問了 1,506 人，累積資料數十萬筆，雖然利用了一部分做了一些研究，可是整個報告，非常慚愧，至今尚未整理完成、發表。而李、洪兩位後起之秀，只花了兩年時間就調查了 10 方言點、3120 個詞條，並且整理完成為一部相當大部頭的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報告出版。對於這樣的快手，我實在是自嘆弗如啊！為這樣一部大著作序實在是本人的榮幸，爰記數點感想如下以為序。

這部大著有幾個特色：

一、作者尚在在學中

一般學術著作的作者多半是已經學有所成的大學教師以上，在學中便出書是不簡單的事，而李順涼和洪宏元兩位先生進行本計畫的調查時是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文及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如今洪宏元已經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同校博士班在學中。但是實際上兩位作者大學畢業多年，在台語教學或研究上早就有相

當的成就，李順涼先生是台中縣公館國小校長，多年來一直負責台中縣小學的母語教學，教師培訓，並不是台語研究的「菜鳥仔」。

二、多點調查、漳泉俱全

這個計畫的調查方言點的選擇具有相當的類型代表性，所調查的方言共十個，遍佈於台灣各地，五個偏泉方言，五個偏漳方言。傳統方言調查報告通常是單點方言的調查，同時做多點方言的較少。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的漢語〈方音字彙〉羅列了33個方言或語言的音讀，但親自調查的只有24點，其餘是引用別人的資料，本報告雖只有10個方言點，都是親自調查的；從1928年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前後作了八次的漢語方言調查，發表了幾本漢語方言調查報告，以縣為單位，調查點分佈也算密集，但那是很多傑出的語言學研究員的合作，本報告的工作團隊只有二個研究生；董同龢的閩南語方言調查雖然做了10個方言點的調查，但是發表了的方言調查報告《四個閩南方言》（1960）只有四個，本調查在小小的台灣地區就做了10個方言點的調查，全部整理出來發表了。由此看來，本書就調查點的數量與分佈而言絕不遜色於前人的方言調查報告。

三、詞目眾多，以詞或詞組為單位

本計畫的調查詞目共3120個，都是詞或詞組。這個數字比高本漢的〈方音字彙〉所收的1329個字多了一倍多，並且〈方音字彙〉的詞項都是單字音，本報告所收的都是詞或詞組；中央研究院的調查報告，以《雲南方言調查報告》（1969）為例，只有「狐

假虎威」故事共 132 個單字音，和「極常用詞表」60 個用漢字標示的詞素的對照表；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的調查不用調查詞表，當然報告也沒有詞彙對照表。戰後中國發表了許多調查報告，如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的《漢語方音字匯》（1989 二版）收了 2961 字，《漢語方言詞匯》（1995 二版）收了 1230 個詞；詹伯慧、張日昇合編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1988）收了 1401 個詞；李如龍、張雙慶合編的《客贛方言調查報告》（1992）收了單字音 1345 條，詞彙 1120 條……。這些報告所收的調查詞項沒有一部比本書多，如單以詞彙對照表而言，最多的是詹伯慧等（1988）的 1401 條，也不及本書的一半。由此可見，就調查詞項的數量來說，本書是相當出色的。

四、發音人眾多，並限制老年層

本計畫的調查點雖然只有十點，但發音人共有五十位，平均每一個點五個發音人。單一方言點至少調查三人。並且發音人的年齡限制在出生於 1910～1956 年之間的老年層，平均年齡 70 歲，男性 30 名、女性 20 名，皆無任何語言調查學術訓練。過去傳統方言學家的方言調查，通常一個方言點只找一、二個人當發音人，極少找到三個人以上的。同時大部分方言學家對於發音人的背景都不太重視，似乎只要是當地人便有資格當發音人，鍾露昇《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1967）是少數突破這個漏習的方言學家，他所找的發音人都是當時的大學生，他的記音代表戰後初年出生一代的閩南語，這些資料給我們提供了真時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的科學文獻，具有社會語言學上研究語言變化的高度文獻價值。本報告的發音人都是戰前出生，比鍾露昇的年齡層還老，